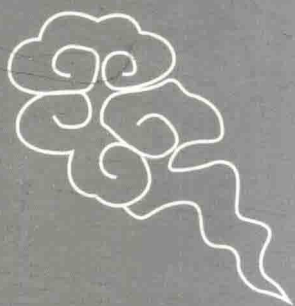


吕新作品系列



吕新
著

圆寂的天



版传媒集团
艺出版社
ISBN 957-777-000-1 (H.K.)

圆寂的天

吕新著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BEIYUE LITERARY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· 太原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圆寂的天 / 吕新著. —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8.1

(吕新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5378-5426-9

I. ①圆… II. ①吕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69269号

书名: 圆寂的天

著者: 吕新

策 划: 续小强

责任编辑: 关志英

项目统筹: 马 峻

装帧设计: 张永文

印装监制: 巩 瑶

出版发行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

邮编: 030012

电话: 0351-5628696(发行部) 0351-5628688(总编室)

传真: 0351-5628680

网址: <http://www.bywy.com> E-mail: bywycbs@163.com

经销商: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: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890mm×1240mm 1/32 字数: 185千字

印张: 8.5 版次: 2018年1月第1版 印次: 2018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378-5426-9

定价: 38.00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
目 录

- 001 瓦楞上的青草
- 017 农眼
- 027 圆寂的天
- 053 社员都是向阳花
- 071 熟地
- 088 草垛边暗红或金黄的风景
- 104 河东
- 126 雨季
- 159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
- 196 石灰窑
- 217 阴山南麓
- 241 烈日，亲戚
- 261 编后记

瓦楞上的青草

这一年过得极慢。

原先的那些挺拔的树，在春天刚过后不久，便都被纷纷砍倒了。有人要盖房子。

树们被砍倒后，横七竖八地胡乱躺在林子里，像一群劳累许久的兄弟，你枕着我，他压着你。因为它们都还很小，便继续做着粗大而茂盛的梦。

树们梦见它们一个个被送回老家，高高地长在老家红色的土地上。

西边的风顺着山谷刮来。林子里只听见刺啦刺啦的一片脆响。

那是树叶。

树叶经过整整一个夏天，都被太阳晒得又黄又干。一遇上风，便都极亮地响，宛如坚挺清脆的硬币。

等躺在林间的那些安安静静的树们都一个一个地被唤醒，坐上车走远，上到人家的屋梁上后，林子里便显得空旷多了，更加安静。林子里的天也宽多了。又宽又蓝的天空下，是那些

黄白的、发红的安详的树墩。

因为经常有人坐在上面。日子一久，那些树墩便都被磨得又光又圆，滑溜溜的了。

坐在矮墙下的女人们都看见云姑了。云姑提着两个大包，有一些细密的碎汗从云鬓间渗出来。

第一个看到云姑的，极有可能是狗。当时，狗正卧在黄白的土墙下。狗远远地看见有人过来，便抬起头，伸长脖子，响亮地叫了几声。狗的意思是想告诉它身边的女人们，有人来了，最起码也是一个生人，要注意点。

所以，女人们是听到狗叫后，才各自先后抬起头的。当时，她们都在各自低头做着手里的活儿，或者相互只顾说着话。在狗叫的过程中，女人们都纷纷抬起了头。也就是说，在女人们抬起头以后，狗还在叫。

所以，云姑进村后的第一个印象便是一只狗卧在黄白的土墙下，向她叫。

女人们见是云姑，便纷纷向她说话。这时候，狗才知道它刚才纯粹是咬错了。此时，它又知道这不能叫，便重新趴下去，瞪着眼睛看着云姑手里的两个黑包。狗还努力地做出了一种表情，即把两边的两只白而长的牙向外伸了一下，算是一个歉意的笑。狗这是做给云姑看的。只是云姑只顾和女人们说话，并没有看见。

云姑穿了一条黑色的裤子。极有可能是毛料的。因为女人们大都没穿过，放在眼前便也认不出来，只是看上去觉得顺眼。云姑比年轻那时丰腴多了。三十七八岁，白净而丰满的脸庞十分光洁，只有稀疏的几条皱纹。女人们纷纷称赞云姑活得

年轻、舒展、顺心。一双双眼睛不时地从云姑的头发上、脸上、胸脯上、腰上、腿上、脚上掠过来又掠过去。

在云姑站着和女人们说话的时候，她手里的两个包还始终提在手里。没有放到地下。其实地下也不脏。黄白的土，至多有几片发黄的叶子，几根发白的芨芨草。蚂蚁是没有了。因为是冬天，更不会有长腿细胳膊的蚂蚱。

很有可能是云姑和女人们说着话说得愉快忘了沉重，忘了放。女人们也忘了提醒她放。

说实话，云姑要走了。云姑把脸转向狗，看了看，说这狗可真厉害。

女人们全吃吃地笑，纷纷告诉她，住几天，你就知道了。

云姑又看了看狗，问这是谁家的狗，怎么从来没见过。

女人们又纷纷告诉她，说这狗是李四毛家的。正月里刚从后山的亲戚家抱回来的。

后山，其实也并不太靠后，就是内蒙古、山西和陕西相连的一些地方。

后山的村子极多，多是自然村。三五户，七八十来户，都悄悄地夹在深深的山坳里。一年四季不出来，没有人发现他们。没有人来惊动他们。他们也十分乖，也从不去惊动别人。上了登记表的村子经常有出入。一会儿多冒出了五个，第二天又发现少了两个。公社书记绝对搞不清他手下到底有多少村子，多少臣民。至于县委书记、地委书记那就更不行了。

有时，待在老婆身边久了，公社书记便豁出去了。带一帮人马，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转。这样一次下来，竟能转出许多户口登记簿上从来没有过的村子和人。有的老汉六七十岁了，

却从来也没有上过一次户口。还有女人和孩子。当然，最主要的还是那些男人，是他们带着女人和孩子跑到这些地方来的。

公社书记恨得咬牙切齿，真他妈的王八！外面那么宽大的天地哪儿你不能去，非要跑到这么个脚缝子里。而且，最主要的还是这中间有极俊秀的女人，这些女人们都极温顺，会体贴人。不像外面的那些女人们紧盯着男人不放，狐狸似的。

这以后，有俊秀女人的村子便不断有人来。要是碰上路远的，道又不好走的，男人又极多事的，便干脆一道命令下去，将这女人一下子弄到公社去，管电话，或者管报纸。

村不在偏，有女人则灵。

那真是一些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啊。

好一个去处。

李四毛家的狗，刚从后山抱回来的时候，只有兔子那么大。肉乎乎、傻乎乎的。小尾巴毛茸茸的，极短，像是小动物的耳朵。狗每天被孩子们抱着玩来玩去。那时，狗太小，还不懂得咬人，或许根本就不会咬。有时，狗被孩子们弄得急了，只会发出尖细的微弱的声音，叫声吱吱的，像一只耗子。

狗被从后山抱回来的那天，李四毛正在家里给客人倒酒，也可能是点烟。县里、地区的人来他家参观了。大汽车小汽车都停在外面。挎着照相机的记者一个又一个地轮流为李四毛拍照。李四毛跑单帮，发财了。

那时，李四毛的弟弟去世已经好几年了。

李四毛的老婆穿着大红毛衣，耸动着丰肥的胸脯在客人面前走来走去，胳膊和腿都滚圆滚圆。

狗是李四毛的小儿子上午从后山抱回来的。因为前几十

天，雪就停住不下了。

李四毛和他的老婆是在将客人全部打发走以后才看到那只狗的。

当时，地上的雪很厚。狗走起来，雪能纷纷地漫过它的肚皮。

这雪还是去年冬天里下的，下了老厚。以后就再没下。因为地方冷，而且每天太阳只点卯似的出来应付一小会儿后，就很快又回去了。雪便老也消不了。让人看上去觉得这地方老下雪。其实，每年冬天最多下三场雪，那就厚得不行啦。有时，每年则只下一场，以后就再也不下了。这或许是因为天冷消不了的缘故，才下得少一些。

这地方不像别的地方。土干，需要不少的水。虽然下了雪消不了，但还是盼望能多下一些。而偏偏就因为消不了。这地方的雪又下得极少。所以，这样一来，每年的庄稼总是长不好。即使是在很暖和的夏天里，地里的庄稼也老是黄黄的、瘦瘦的，像是一群又一群的病人。

云姑是回娘家来的。

虽然她妈在几年前就已经死了，但还有爹和弟弟在。

云姑出嫁已多年了。嫁到很远的一个煤矿上。她男人在煤矿上当工人。云姑的男人极有可能是陕西人，他的面目极其模糊不清。他们结婚后，他来了几次村里，都没能给村里的人留下深刻而清晰的印象。不像村里其他人家的女婿。村里的女人们爱对每家的女婿都品头论足。虽然她们也常对云姑的男人下一些评语，那都是在他来了云姑家的时候。而他一走，女人们即使再想说长道短，无奈却再也想不起他的模样了。至今这么

多年了，云姑的男人留给人的还是一个大致的模糊的轮廓：一个灰不溜秋的面目不清的人。就说云姑，有时在娘家住得久了，也便很难想起自己的男人真正的面目是什么样了。眼前只是白蒙蒙的一片。至于清晰而具体的印象，无论如何是不会有。

有时，在家里睡下的时候，云姑也曾长久地盯着自己的男人看。云姑是想把他的形象深深地刻在心里，因为他是她的男人。但这样试了几次。都无济于事。记不住还是记不住。只要双方分开一段时间，云姑便再也很难想起男人的真正模样了。

这事也只怪云姑的男人。他和别人见过几次面，纵使在一起很热烈地喝酒、讲义气，但下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别人也还是记不得他，以为又是一个生人。他倒能很仔细地记住别人。

村里谣传，云姑的男人有一次半夜回到老家。他妈问，你是谁，怎么半夜三更跑进我们家里来了！云姑的男人说，我是你们的儿子呀，刚从矿上回来。后来，还是他爹亲自将灯举至他的脸前，仔细端详了半天，才认出这的确确是他们的儿子。他妈难过地说，儿呀，你长得太……太什么呢？说太模糊也似乎不恰当。总之，是太让人记不住了。

村里的中学生们说，云姑的男人当煤矿工人是屈才了，应该去搞侦察，当特工人员。起码也得在煤矿上给个保卫科长的干干。他先天的条件要比任何人都好。

七二年冬天，北山上搞千里梯田大会战，规定每家至少出两个劳力。云姑家只有云姑一个年轻人。那时她弟弟还小，父母都有病。云姑那时已经订婚了，她男人就来帮忙，每天在地里吃饭。逢有上面的人来检查，工地上就改善生活。每人一碗猪肉，两个馒头。云姑的男人饭量大，匆匆地将自己的一份吃

下去后，从地里抓了一把湿土，将碗擦干净，起身又去领饭。掌勺的人见他来，埋怨他来得迟，说人家都快吃完了，你怎么才来？尽当大头。其实，云姑的男人已经吃了四碗了。只因他面目不清，给人的印象几乎没有，掌勺的人根本记不住他，便又给他打了饭，以为又是一个还没吃的人。掌勺的人还直夸他忠厚老实，见困难上见饭菜让，不像别的人狼一样。

听见问话，门响后，有一个身影慢慢地挪动过来。

云姑看见是爹。

爹比上次她来时老多了，走一步都费很大的劲。

云姑忙随手把门关上。

屋里很冷。没生火。爹看见是云姑，怔怔地望着她，半天没说话。

云姑把东西放下。一抬头，看见爹的两只眼睛里湿漉漉的，一颗泪珠正挂在爹的鼻尖上。

她已经一年多没有回来过了。

那年她走时，爹替她抱着孩子，拿着东西，一直把她送到离村子很远的一个山坡下。云姑几次让爹回去，爹就是不回。

她走了很远。回过头。看见爹还一个人站在山坡下远远地望着她。

爹说，天冷吧，快上炕吧。

爹已经七十六岁了。走路、说话都颤颤巍巍的，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。又像一盏昏暗的油灯，一口气就可以被吹灭。

云姑看见爹的后背上有许多土，便仔细地用手拍打，抚弄了许久。

云姑看见爹的手黑得厉害，弄来一盆水，让爹把双手放进

水里，她边搓边洗。

爹的手又干又黑，硬得厉害。云姑在屋里翻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肥皂。爹说，没有。我不用，你弟弟也不用。云姑就打开自己的包，将她随身带来的肥皂和毛巾拿出来，开始仔细地为爹洗手。

水盆里的两双手，一双干瘦发黑，一双白嫩丰润。

爹说，快了，手都变颜色了。一黑了，就快了。

云姑半天没见弟弟。爹说，他在草房里给牛切草，大概完了。说着，欠起身朝窗户外看。

房门又响了一下，云姑看见弟弟回来了。弟弟满脸灰尘，头发上、胡须上、身上尽是草末子。云姑看见，弟弟原先光滑滑的脸上如今胡子长得密密的了，黑乎乎的一片。看上去十分苍老。

弟弟站在门口，看见她，笑了。一边搓着手，说，姐，你来了。

云姑忙把脸背过去。

云姑看见炕上有一把刷子，便顺手拿起来，对弟弟说，看你这身上尽是灰，到院里给你扫扫。弟弟听话地在前面走着出了门。云姑跟在弟弟的后面，低头看着弟弟的穿着单薄布鞋的一双大脚。

弟弟默默地站在屋檐下，不说话。云姑仔细地为他扫了头发、脖子、后背、前胸和下身。

弟弟说，姐，行了，天这么冷。今天扫了，睡一觉明天就又有了，没用。

云姑住了手。

云姑和弟弟一前一后进进了屋里。

里屋因为住着人，要比外屋暖和些。外屋更冷，又黑。云姑走到外屋，看见正面灰黑的墙上供着妈的牌位。弟弟连看也没看便低头进里屋去了。一个红漆剥落的小木牌子，上写“张门李氏”。妈姓李，上面没有妈的名字，李氏就是妈。小红木牌子下放着一个又干又硬的发黑的馒头，还有一双筷子。

弟弟问，姐夫怎么没来？云姑说他上班忙走不开，还得看家给几个孩子做饭。弟弟说，该让孩子们来。云姑说，我来看看爹和你就行了。天冷，他们就不来了。爹在炕上听见了，问，不多住些天，就要回去？云姑看见爹一副失落的样子，就说，多住些天，今年就再不来了。

弟弟要生火，云姑把他推到了炕上。云姑匆匆生了火，啪哒啪哒地拉起了风箱。

弟弟坐在炕上，头也没抬，问，吃啥？

弟弟是在问爹。爹说，吃饽饽吧，你姐爱吃。

弟弟起身点灯，灯里没油了。弟弟说，前一些日子，村里的供销社让贼偷了，正在清理，有一个多月没开门了。眼下家家都快没油了。

云姑看见爹把另一个灶的灶盖打开，火光便忽明忽暗地在黑暗的屋子里跳动、摇曳。

云姑拉着风箱，看见黑暗的炕上坐着爹和弟弟。黑黑的，像两截木头。

一边一个，谁也不说话。

那年冬天极冷。

李四毛的弟弟是在晚饭后死的。

当时，李四毛因为分祖上的家产，刚和他弟弟打完架不

久。李四毛的弟弟在公社的农田工地上干。打完架，李四毛的弟弟便卷了铺盖，搬到工地上的工棚里去住。

村里的人夜饭吃得迟，尤其是冬天，有的人家干脆就不吃，认为那是浪费。而浪费是不应该的。

村里的人都闻到了，当他们往各自的家里走的时候，一阵又一阵饭菜的香味顺着北风直往他们的鼻子里灌。当时，支书家已经开饭了。

李四毛当时正犯头疼，躺在自己的炕上不住地哼哼。李四毛不知道他弟弟这时其实已经不在工地上，而是回到村里来了。

支书家盖房子，需要石头。支书便去了工地上叫了几个本村的劳力，嘱咐他们上山去采石，晚上回来后喝酒、吃饺子。

饺子，那是北方的好饭食。看一家人活得好不好，要看他吃不吃饺子，尤其是不是经常吃饺子。所以，饺子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。

当几个人从采石的山上下来，走进支书家时，极有可能是所有的人同时都看到了摆在桌子上的热气升腾的饺子。而与饺子一齐摆在桌子上的酒却谁也没有看到。酒和饺子挨得那么近，几个人都看到了饺子而一点儿也没注意到酒，这不能不算是奇事。这以后，支书一直又琢磨了许多年也还是没有弄明白。

当时，几个人看到饺子后都有点承受不住的样子，摇摇欲坠。先是李四毛的弟弟眼睛直直地望着那些饺子，一边东倒西歪地扶着墙上了炕。接着，其他几个人也都先后上了炕。

李四毛是在他弟弟死后被人叫来的。当时，他弟弟还躺在支书家的炕上。李四毛进来后，端起一盘饺子，随手倒入

上衣的一个大口袋里，也全不顾烫，便急急地去给县医院、公安局打电话去了。李四毛是劳模，在县里开过几次会，懂得这规矩。

当时，支书见几个人都先后上炕后，便笑吟吟地为每个人都满满倒了一杯酒。支书让众人喝着酒，慢慢吃。而几个人连眼都没抬一下，都在各自埋头干碗里的饺子，支书的话根本没听见。支书眼见这样，也只好由他们去干，自己一个人边喝边吃。

刚吃了几下，就见李四毛的弟弟头一歪，身子往后一仰躺倒了。几个人这才不再埋头干了，纷纷将各自的头从碗里伸出，急忙过来看。支书把手放到李四毛弟弟的鼻子下、胸口上。一摸冰凉，没气了。

死了。

从开始吃到现在，支书没有听见李四毛的弟弟的牙齿响动。李四毛的弟弟不用牙，将整个儿的饺子一个接一个地往下吞。

对弟弟的这一点做法，李四毛自己是能够理解的。他也曾这样干过。这样吃的好处是吃的频率快，同样的时间要比别的人多吃许多。

后来，县医院里的人来了，公安局的人来了。李四毛坚持说饭里放了毒药，要求化验。化验的结果是：饺子面无毒，饺子馅无毒，煮饺子的水无毒，盛水的锅无毒，菜无毒，酒无毒。更何况，李四毛的弟弟等人根本连酒和菜都没有看见，就是说根本未曾动过。倒是支书喝了酒，吃了菜也吃了饺子。

这件事一直闹腾了许久。最后的结果是，几个人（包括李四毛）把李四毛的弟弟定为重感冒，重感冒又发展为伤寒。事情完了，支书让人去林子里砍了树，给李四毛的弟弟打了一副

四寸厚材板的大棺材。埋葬的那天，由十六个人抬着，浩浩荡荡地向村外的山岭上走去。

有一天，李四毛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几只鸡争夺一批谷物。心里突然大亮。他明白了，弟弟十有八九，不，纯粹是给香死了。

有一件事，李四毛一直瞒着所有的人。弟弟正好三十六岁。从十二岁以后至今二十四年，弟弟再没有吃过一次饺子。李四毛要比弟弟好些。有两次在县里开劳模会都吃饺子只是一次是在夏天，饺子馅都已馊了，这不能算是吃。另一次的饺子倒是没坏，只是刚吃几口，便被叫去开会。起码是没吃好。

李四毛常听人说，这东西太香了，简直香死了。这都是随便说说，不免有些夸张。而今，他是真真切切看到有人真的被香死了，这不能不说是奇事。更重要的是，被香死的人是他的亲弟弟。

为此，李四毛惊愕得几天说不出话来。

那时，李四毛的孩子们都还小。李四毛和他的老婆都记得这一个奇特的日子：

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四日。

李四毛的老婆也死了。

尸体停在院子里整整停了十二天。鲜红的棺材散发出一种奇怪的气味，像植物的根部。那气味散得很远，散到村子的各个角落里，散到大路上过往行人和牲畜的鼻子里。

李四毛家的狗每天夜里都围着支书家的院子转悠许久。

转过几圈之后，那狗便蹲在支书家对面的土台上，不停地朝着支书家叫。

云姑有一天半夜陪爹从村里的医生家出来，远远地看见那狗蹲在支书家对面的土台上，叫一阵，朝对面看一阵，接着再叫。

半夜，人们都睡得死沉。

云姑觉得身上一阵阵发冷，不由得往爹的身边紧紧靠了靠。

村里有不少的旧瓦房，都是四五十年代盖起来的，至今没拆。瓦缝里的草很早就干了。白天看上去是黄的，古铜色的。有的一根根直立。有的长成一片，密密的分也分不清，都细如发丝。这时，那些高高的长在房顶上的草都被风刮得唰唰的。

云姑低着头扶着爹走。她不敢抬头。她知道那些老房子上的瓦的上面都刻满了许多猫的头像。

月亮很圆。天地间一片青色。

只有房顶上，墙头下，有一些黑暗的地方。

爹告诉云姑，说近来家里有一件十分奇怪的事。那牛每天晚上睡前都拴得好好的，牛槽里的草料也很足，弟弟还将拴牛的缀绳检查了几遍，一切都好好的。可只要第二天早上一醒来，便准看见牛在院子里走来走去。

好多天了，都是这样。

云姑知道那牛。又高又大，长得十分健壮。棕黄的毛油亮的。那是云姑的男人从陕西老家买来的。

那是一头秦川牛。

好牛。

李四毛的老婆就是从后山的一个公社娶回来的。当时，